

# 探究人类认知活动的新视角 ——《隐喻》评介

丁建民

(浙江大学 对外交流与合作部,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 本文根据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研究理论对 Collins Cobuild HarperCollins 出版公司 1995 年出版的《隐喻》一书的价值进行了探讨, 认为该书有助于英语学习者了解隐喻与人们的认知、思维、经历乃至行为的重要关系, 熟悉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们的认知方式和文化特征, 从而有意识地培养符合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们的思维方式, 最终习得地道的英语。

[关键词] 隐喻; 认知语言学; 语言习得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1)02-0144-06

## A New Perspective to Study Human Cognitive Activities

### ——A Review of *Metaphor*

DING Jian-mi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Following cognitive linguist theories for the studies of English metaphors, this paper seeks to give a criticism of *Metaphor*, an English-learning guide book published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in 1995. After a brief surve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book is valuable as it helps to arouse the English learners'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phors and the way people think, what people experience and even what people do every day. It enables the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to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way of thinking as is shown in their daily use of metaphors, and therefore it facilitates the learners' development of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eventually the acquisition of native-like English.

**Key words:** metaphor; cognitive linguistics; language acquisition

“If Clinton were the Titanic, the iceberg would sink. (要是克林顿是泰坦尼克号, 沉掉的就会是冰山了。)”——这是 1998 年 2 月间流传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句话。当时电影《泰坦尼克号》正在美国各影院上映, 而美国总统克林顿则似乎刚摆脱了又一场由所谓“性丑闻”引发的政治危机。在这句被认知语言学家称为“观念混和”(conceptual blending)的话中, 克林顿被比作泰坦尼克号客轮, 冰山则代表丑闻, 而因为克林顿终将克服一切政治困难而保住总统职位, “泰坦尼克号”将不会沉没, 相反, 冰山倒是有可能沉没——丑闻有可能销声匿迹, 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等人的“阴谋”也可能破产。当年在“Metaphor, Metonymy, and Binding”(《隐喻、转喻与粘合》)一文中, Mark Turner 和 Gilles Fauconnier 用上述例子对隐喻和类比的认知本质进行解释, 指出, 当代隐喻研究集中于源概念(source concept)对目标概念(target concept)的“结构映射”(structure-mapping), 即利用已存在于不同认知域之间的共同图式结构(common schematic structure)从源概念向目标概念投射新的结构。但是, 对观念混和的研究表明, 人们的认知活动中除了结构影射以外, 还存在着动态融合过程(dynamic integration processes), 这些过程建立新的“混和”认知空间, 发展构建意义的新结构, 表明人类认知活动

[收稿日期] 2000-08-01

[作者简介] 丁建民(1950-)男, 浙江杭州人, 浙江大学对外交流与合作部副部长, 副教授, 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话语分析等研究。

的轨迹<sup>[1]</sup>。

从80年代初 George Lakoff 提出当代隐喻理论从而导致认知语言学的诞生以来,隐喻研究成了一门跨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的学问,成了语言研究中的热中之热。据有关资料统计,仅在1970至1985年间收入的国外隐喻研究目录就有4317条<sup>[2]</sup>。上述“Metaphor, Metonymy, and Binding”一文正是隐喻研究这种方兴未艾的趋势的证明。

隐喻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古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都对隐喻的特点和功能发表过意见,这些意见对传统的隐喻研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传统的隐喻研究都把语言的字面意义看成首要的,真实的部分,而将作为比喻性语言的隐喻看成是派生的,寄生的,次要的部分<sup>[3]</sup>。以 George Lakoff 等为代表的当代生成语言学家在语言研究中发现,日常(普通)语言中大约有70%的表达方式源于隐喻概念,传统的隐喻理论根本无法解释许多语言现象。因此,他们提出了反传统的语言观,认为隐喻不仅仅是语言修辞手段,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即所谓隐喻概念体系(metaphorical concept system)。在1980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George Lakoff 和 Mark Johnson 指出,隐喻是人们认知、思维、经历乃至行为的基础,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人类隐喻认知结构是语言、文化产生发展的基础,而语言反过来又对思想、文化产生影响<sup>[4]</sup>。在此后的十几年间,Lakoff 等根据上述观点对语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试验,试图通过研究隐喻,尤其是业已积淀为语言中极为普通的表达方式的基本隐喻即“root metaphors”揭示语言的起源、发展和使用以及人类认知能力发展的奥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为认知语言学奠定了基础的《心中之身》(1987)与《女人、火和危险事物》(1987)等。<sup>[5]</sup>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Collins Cobuild HarperCollins 出版公司1995年推出了 Alice Deignan 编写的《隐喻》一书,讨论现代英语口语和书面语中最常用的隐喻,即那些业已积淀为语言中极为普通的表达方式的基本隐喻。全书共有12章,以自然现象、物质世界或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为基础列出12个专题,即人体、健康和疾病、动物、建筑、机器、游戏和运动、烹调和食品、植物、天气、温度、光和颜色、方向和运动等,分别讨论与这些专题相关的隐喻的意义和用法。在此基本分类的基础上,各章又根据本章的大类进一步分成以节为单位的小类,如“人体”一章分成了“头”和“脸”等节;“动物”一章分成了“家养动物”、“农场动物”和“野生动物”等节;“天气”一章则进一步分成了“晴朗天气”、“冷天气”和“潮湿天气”等节,对指称这些事物本身及从属于这些事物所代表的类别的词和词语(如从属于“脸”的“眼”和“鼻”,从属于“家养动物”的“狗”和“猫”,以及从属于“冷天气”的“霜”和“雪”等)的隐喻意义和用法进行详细、具体的解释和说明。这样,本书所讨论的隐喻分属12个大类、55个小类,共800多个。另外,该书还从拥有两亿多个词汇的英语语料库中选择了1500多个实例,为各章节隐喻的讨论提供实际佐证。<sup>[6]</sup>

作为该出版公司为中高级英语学习者编写的10卷本英语语法系列丛书的第7本《隐喻》像其他9本书如《构词法》、《拼写法》、《易混淆词》等一样,旨在帮助读者习得准确、得体、地道的英语。由于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已经使人们认识到隐喻在语言学习中的特殊意义,丛书编者希望通过《隐喻》一书唤起读者对现代英语中隐喻的普遍性的认识,帮助读者从理解、学习使用频度最高的那部分隐喻入手,增强英语认知能力,掌握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们的思维规律,提高英语水平。因此,该书并不是讨论文学修辞格的专著,这一点也可从整套丛书除《隐喻》外没有包括另外如反讽、排比等修辞专题的专著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出于上述编写目的,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编写方式独特、新颖。修辞学书籍和词典都讨论隐喻,但前者一般强调文学作品中隐喻与明喻、转喻、类比等修辞法的区别及其描述、说明等修辞功能,而后者对隐喻的说明则散见于有关词条,不作系统的专题讨论,因此,这两者都不提供人们在日常口笔语交际中使用隐喻的情况,不能有效地帮助英语学习者对现代英语中隐喻的使用有真正了解和认识。《隐喻》以英语学习者为对

象按人们认识自然世界和社会生活的习惯对隐喻分类,不仅便于读者查阅,便于读者发现近义词语的隐喻意义和用法的异同(如“pig”、“swine”和“hog”的意义异同或“haze”、“fog”和“mist”的用法差别等),还有利于读者认识同类隐喻之间的有机联系,系统地,而不是孤立地理解和掌握隐喻。例如,通过阅读“植物”一章对有关隐喻的讨论,读者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英语民族文化中,思想、感情、问题等的发生、发展、影响和效果等是以植物生长的方式来认知的,因此,要表达对思想、感情、问题的意见和看法,用“seed”、“root”、“bud”、“stem”、“branch”、“flower”、“fruit”等名词和“plant”、“cultivate”、“blossom”、“reap”等动词最为生动、贴切。

其二,解释清楚、明白。出于帮助读者理解、学习和掌握英语隐喻的目的,《隐喻》各章节采用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对本章本节的隐喻先作总体说明,再进行具体讨论。讨论除对隐喻意义作明确的解释外,尤其注重提供详细、全面的用法指南,包括有关隐喻所适应的文体、语体和题材,用作隐喻的有关词语的拼写方式,英、美英语中有关词语的区别、同义词语的隐喻用法比较、词性差别等等,便于读者学习和应用。以第2章对疾病及相关词语的讨论为例,2.12节先总体说明描述疾病的词用作隐喻的基本意义和用法,其他各节再分别具体讨论“ills”、“cancer”、“headache”等词语,提醒读者“单数的‘ill’没有隐喻用法,复数名词‘ills’作为隐喻出现在形容词之后或由‘of’和一个名词组成的词语之前”;“‘cancer’一词用来表达字面意义时通常作不具数名词用,而当它用来表达隐喻意义时,通常用作具数名词”,而“‘headache’作为隐喻,可用来指引起某人一段时间的担心、轻易无法解决的问题,但通常不用于指事故之类的单一的、突然发生的事件”。这样的解释与说明既能使读者认识疾病类词语用作隐喻时在意义和用法上的共性,又能注意到它们彼此间的差别,因此容易理解,也容易掌握。

其三,内容丰富,来源可靠。除了对隐喻意义和用法的详尽解释和说明之外,该书还提供了1500多个在口头或书面交际中实际使用的隐喻的例子。这些例子全来源于拥有两亿多个词汇的英语语料库,而该语料库的资料则由当代英、美等国的报刊、书籍、杂志和广播电视的文章及实录的谈话等组成。因此,该书的权威性和可靠性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人类隐喻认知结构是语言和社会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而语言反过来又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文化产生着影响”的观点,要学好一种语言,了解、理解和掌握作为这种语言及相关文化的基础的隐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和教师来说,《隐喻》一书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

第一,有助于了解隐喻在现代英语中的普遍性。该书所列举和讨论的隐喻是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们在口笔语交际中用得最频繁的,其大量的例句也来源于日常口笔语交际活动,因此,读者无论是查阅还是通读该书,都能感受到隐喻在英语中无处不在这个事实,意识到英语隐喻与别的语言的隐喻之间的异同,联想起《隐喻》没有收录并进行专门讨论的其他派生隐喻,激发起了解和掌握那部分隐喻的兴趣。这有助于读者熟悉并逐步建立起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们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增强英语语感,最终学得地道的英语。举例来说,赛马在英美国家比较盛行,因此英美人士常常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竞争以赛马的模式来认识和表述,分别用“in the running”、“out of the running”、“make the running”、“neck and neck”、“stake”、“odds”等词语谈论人们是否参加某项竞争,竞技状况如何等情况。读了《隐喻》的这些说明,读者也许会联想到,在英语(或者说在英美文化)中,辩论(argument)被当作战争(war)来认识,因此人们用描述战争的词语来谈论辩论,如“Your claims are indefensible”、“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His criticism were right on target”、“He shot down all my argument”等。读者理解并熟悉了这类隐喻,就能逐渐按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们的认知习惯描述、谈论辩论、竞争等问题,避免用汉语或汉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进行英语的交际,提高交际的成功率和效率。

第二,有助于增强读者的英语理解力,提高英语表达水平。前面提到《隐喻》按12大类分别列出现代英语中最常用的800多个隐喻,对其意义和用法不仅加以详尽地讨论,并且还辅以大量例子进行说明,同时附有索引。因此,它首先能起到一本解释清楚详细、查阅方便的隐喻词典的作用,从书中读者不仅能方便地查阅到一般英语词典都收集的隐喻,而且还能查到不少普通词典通常不收集的隐喻,如“front burner”、“back burner”、“squirrel away”、“first-past-the-post”、“on the bright side”等。同时《隐喻》不是独立地讨论某个隐喻的用法和意义,而是用比较的方法将描述同类事物、意义相近的词和词语用法放在一起讨论,说明它们在意义和用法等方面的异同。这样的安排让读者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不仅能了解并掌握某个特殊词或词语的隐喻意义和用法,还能了解并掌握具有同样隐喻意义和用法的别的词和词语,掌握这些隐喻之间的差别。例如,读者在《隐喻》中查阅“rat”一词时就会发现,其隐喻意义和用法同“pig”和“bitch”等词相似,都用来指称行为举止不得体,令人反感的人。又如在《方向和运动》一章中,读者会发现“route”、“road”、“avenue”和“path”作为隐喻都用于谈论人们所做的事情的过程和结果,但前两个词作为隐喻既可带褒义,也可带贬义,后两个词的隐喻用法不带贬义,但一般用于书面英语,尤其是新闻报道。这样的说明辅以例子不仅能让读者理解有关词语在一定语境中的确切意义,而且有助于读者选择最恰当的隐喻表达方式生动、贴切地表达思想。

第三,有助于进行文化比较。语言是社会文化的载体,而由于一种语言的隐喻折射了以这种语言为本族语的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社会文化特征,学习和掌握一种语言的隐喻用法从而进行不同语言的隐喻之间的比较就能帮助人们了解和认识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异同,使不同文化间开展的交流更加得体,更为有效。英语中有大量的词和词语与汉语中的对应词和词语在隐喻用法上完全一致,如英语的“head”和汉语的“头”都能用来指政府、组织和团体的负责人、主管和领导,“heart”和“心脏”都能用来指政府、组织和团体最重要的部位,“fruit”和“果实”也都可以表示经过努力而取得的成就,同时英语的“face-losing”和“heart-breaking”等也能在汉语中找到“丢脸的”和“伤心的”等对应的隐喻用法。但是,由于历史、地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别,中国人和英、美等以英语为本族语的民族对同一事物的思维、理解、看法和说法不尽相同,英、汉两种语言中不仅有字面意义相同、隐喻意义不同的词和词语存在,也有隐喻意义相同、字面意义不同的词和词语存在,更有大量为这两种语言其中一种所特有的隐喻存在。第一种情况可在英语隐喻“dog eat dog”和汉语隐喻“狗咬狗”的意义和用法的比较中略见一斑:根据《隐喻》的解释,“dog eat dog”在英语中用来对人们在竞争中互相伤害、争权夺利的情况进行客观的描述,但对参与竞争的人们并不持否定态度,而汉语隐喻“狗咬狗”所描述的是坏人之间的互相倾轧残杀,带有强烈的贬损意义,这反映了两种文化对“狗”的看法及由“狗”引起的联想的不同。英语词“dinosaur”和汉语词“老古董”则是隐喻意义相同、字面意义不同的典型例子。作为隐喻,“dinosaur”用来指行事处世方式刻板、不合时宜的人,但具有同样隐喻意义的汉语词是“老古董”,而非与“dinosaur”字面意义对等的“恐龙”,这也是两种社会文化对恐龙和古董的联想不同所致。为一种语言所特有的隐喻则更是不胜枚举,《隐喻》所讨论的许多隐喻属这一类型。例如《隐喻》第5章有一节专门讨论与车辆有关的词语的隐喻,如“vehicle”、“gear”、“neutral”、“coast”、“brake”、“steer”等等,第12章包括了表示交通和道路的词语的隐喻,如“fast lane”、“slow lane”等等,尽管汉语中同样有表示车辆和道路交通的词语与之对应,但它们却没有隐喻用法,原因就在于英、美等国的汽车普及率远比中国高,“排挡”、“滑行”、“快车道”、“慢车道”等尚未进入普通中国人的日常语汇,当然也不可能由此引伸出隐喻意义。另一方面,汉语中一些与“龙”有关的隐喻如指皇帝身体的“龙体”、表示“父母对子女怀有厚望”意思的“望子成龙”、描述一个人活泼矫健、生气勃勃的样子的“生龙活虎”等在英语中也无法找到对应。尽管人们一般认为汉语的“龙”相当于英语的“dragon”,但两者的社会文化意义判若云泥:前者在中华民族文化中代

表的是皇权、吉祥等积极含义,后者在英、美文化中代表的却是凶残与邪恶等消极意义。甚至这两者的图形也大不相同,后者比前者多了一对翅膀。由于这些差别的存在,有关“龙”的隐喻的中国文化属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一本英语学习的指南书籍《隐喻》当然也不是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或按认知科学的理论对隐喻进行阐述,而是以应用为目的,通过深入浅出的解释和丰富生动的实例帮助英语学习者理解和掌握最基本、最常用的英语隐喻的意义和用法。因此,该书非常值得具有中级以上英语水平的读者通读。通读能让读者学到大量没有听到或读到过的隐喻,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自己熟悉的隐喻,读者可以采取略读或快读的方式,但要留意书中的特别说明和有关“参看”和“注意”的提示,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正确、熟练地应用原先已经了解、理解了的隐喻,还能同时学到本不熟悉的相关隐喻及其用法,使学习产生举一反三的效果。比如读者已经对“infectious”一词的隐喻意义有所了解,对“an infectious smile”之类的短语的理解也没有困难,但是,通过阅读该书对“infectious”的解释及有关例句,他就能明白“infectious”作为隐喻总是用于描述具有积极意义的事物,同时另外还存在着一个与之意义和用法相近的隐喻“contagious”,但后者不受这一限制,它既可描述具有积极意义的事物,也可描述具有消极意义的事物。这样,读者不仅巩固、扩展了原来熟悉的隐喻的知识,还学到了新的隐喻的用法和意义,而且由于这两个隐喻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们就更容易记忆,更容易转化为读者自己能够灵活运用知识。

通读的另一个好处是对现代英语中最常用的隐喻建立起一个整体的认识。前面提到,英语的隐喻成千上万,《隐喻》所讨论的仅八百余个,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因为这些隐喻的使用频率最高,相当于英语中所有隐喻的核心部分,学习这部分隐喻有重要的意义,掌握了它们就意味着在与英、美人士的日常交流中基本不存在理解和表达隐喻意义的困难。同时,如果读者是个有心人,在通读《隐喻》收录的隐喻时联想一下,在《隐喻》对某个隐喻的意义和用法的解释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意义和用法,在已收录的隐喻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同类隐喻,那么,他的隐喻知识还能不断丰富、不断充实。例如《隐喻》第11章在讨论表示颜色的词语的隐喻时只涉及“black”、“white”、“gray”和“green”四个词。如果读者设想一下,这几个词是否还有别的隐喻意义和用法,是否还有与表示别的颜色的词有关的隐喻用法,那么,通过查阅词典和有关参考书籍,他也许就能发现“green”还可用来表示“嫉妒”,如“green-eyed”的意思就是对他人的成功感到不舒服,相当于汉语的隐喻“患红眼病的”,而“blue”也有“忧郁、沮丧”等隐喻意义。同样,在阅读与表示动物的词相关的隐喻的解释时,读者也可作类似的联想而发现“bull”在《隐喻》的说明之外还有体现在短语“bull-headed”和成语“a bull in a china shop”中的“笨拙”、“卤莽”、“顽固”等隐喻意义,《隐喻》没有收录的“parrot”(鹦鹉)、“beaver”(河狸)、“owl”(猫头鹰)等也有隐喻意义和用法。

在通读《隐喻》时,读者还可有意识地对英汉两种语言的隐喻进行比较,因为这种比较不仅有助于增强英语的理解和表达能力,更有助于提高翻译水平。例如,在读到隐喻“to open an old wound”时,读者可以设想一下其是否相当于汉语的“揭旧伤疤”;在读到有关“mushroom”的隐喻用法时,联想一下汉语词语“雨后春笋”的意义和用法;而在读到隐喻“to talk to a brick wall”时,考虑一下用汉语隐喻“对牛弹琴”来翻译是否确切。另外,有些带隐喻含义的英语词语很容易引起误解,无论是理解还是翻译都需要格外小心,切忌望文生义。例如,说某人“hits the roof”或“goes through the roof”很容易让读者想当然地按字面意义将其分别理解成某人“撞到屋顶上”或“穿过屋顶”,但作为隐喻,这两个短语的实际意义都是“勃然大怒”。有些英语词语的基本隐喻意义与汉语相应词语的隐喻意义尽管基本相当,但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同一个隐喻与另一个词搭配后未必仍能在汉语中找到意义与用法对应的词语,这一点同样应该引起读者的注意。例如,英语的“dark”和汉语的“阴暗/黑暗”作为隐喻都与不幸、沮丧和绝望等具有消极意义的事物和感觉有联系,如英语的“dark side/aspect”、

“dark period of time”与汉语的“阴暗面”、“黑暗时期”就是如此,但是,英语的“dark moods”或“dark thoughts”却不能顺理成章地翻译成汉语的“阴暗情绪”或“阴暗想法/心理”,因为汉语的“阴暗”作为隐喻在与“情绪”、“心理”等搭配时表达的是“不光彩的”、“见不得人”的意思,与英语“dark moods”或“dark thoughts”中的“dark”所描述的愤怒、怀疑、痛苦等隐喻意义大相径庭。读者注意这些问题,其使用隐喻进行的英语表达就能避免失误,其翻译就能准确、得体、到位。

当然,读者如果一时没有时间通读,将该书作为隐喻词典查阅使用也未尝不可。《隐喻》独特的编写方式、深入浅出的详细解释和丰富生动的运用实例同样会让查阅者感到获益匪浅而对其爱不释手。

### [参 考 文 献]

- [ 1 ] Turner, M. & Fauconnier, G. Metaphor, Metonymy, and Binding[ M ]. 1998.
- [ 2 ] 李福印. 介绍《当代隐喻理论:从汉语视角谈起》[ J ].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3 ) 233 - 235.
- [ 3 ] 林书武. 国外隐喻研究综述[ J ].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7( 1 ): 11 - 19.
- [ 4 ]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 We Live By[ M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 5 ]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及形成过程[ J ]. 外国语, 2000( 1 ): 29 - 36.
- [ 6 ] Deignan, A. Metaphor[ M ].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1995.

[ 责任编辑 陈 双 ]